

RENDEYI BANSHI
YESHOU



人的一半是
珍宝

吴越 著

上

人的一半是野兽

吴 越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用通俗文学笔法写成的探索性小说。书中通过几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出生的“新中国同龄人”三十六年来所走过的不同的道路，反映了首都青年人的生活、北京流氓团伙的败露、“文革”期间劳动教养场所的黑幕和弊端，以及三中全会以来劳动教养场所在体制改革中所作的努力与取得的成就。书中许多发生在社会底层的故事，看来似乎是耸人听闻的、不可置信的，但在那个不可思议的年代里，偏偏又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人的一半是野兽(上) Ren de Yiban shi Yeshou 吴越 著

责任编辑：刘德来 封面设计：于秀溪、王伟 插图：杜爱军

787×1092毫米32开本 22⁵/₁₆印张 3插页 510,000字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地质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ISBN 7-5387-0108-7/1·102印数：50,300册 定价：6.80元(上、下)

人的一半是野兽(下) Ren de Yiban shi Yeshou 吴越 著

责任编辑：刘德来

封面设计：于秀溪、王伟 插图：杜爱军

787×1092毫米32开本

22⁵/₈印张

3插图

510,000字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地质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ISBN 7-5387-0056-0/I·66 印数：50,300册 定价：6.80元(上、下)



作者近影

作者介绍：吴越，原名吴佩珏，浙江省缙云县人，1932年生于上海，1947年开始文学创作，曾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多篇。1949年参军去四川，先后在重庆军管会、西南空军司令部等单位工作。1952年转业回地方，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做编辑工作。已经出版的文学作品计有：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五卷，长篇通俗小说《凤鸣复仇记》一卷，中短篇小说集《坠入罗网的猎手》一卷，长篇叙事诗《岷江三爪龙》一卷。另有学术著作《汉语世界语词典》一卷、《浙江缙云方言初探》一卷，及杂著《怎样打麻将》一卷。现任中国戏剧出版社副编审，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理事，《东方龙》文学丛书副主编。

题 记

先哲有言：“人的一半是野兽。”因为人是从野兽进化来的，每个人一出娘胎，就从先天带来五分兽性。这就叫“人之初，性本恶”。所谓好人，只不过在后天用另一种人性战胜了这一半兽性的人。因此，天生的好人似乎是从来就没有的。

人类社会，是人多？野兽多？还是各占一半儿？要看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而论。一旦文明被扼杀，野兽就会横行天下，并可能主宰这个世界。

序

我国是富有历史传统的国家。这种传统，可以是深厚的创造潜力，也可以是沉重的因袭负担，

我国大多数成年人，思考问题时带有很深的历史意识，当然层次角度各不相同。经过十年动乱，噩梦醒来，人们都在苦苦思索。有的人沉湎于伤感，视传统一切皆黑；有的人简单地来个“统统推倒”，最完整的还是大大小小的自我；有的人丧失了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转而奔竞于名、利、权、窝；有的人不讳言弊端，谋求改革，勇于探索。

作家吴越以劳动教养为题材写了这部小说，作为探索性的通俗文学作品，呈献给大家。它不是时下流行的纪实文学，但其中确有部分是其名其姓的真人真事。文学作品自然有所概括、提炼、想象、虚构，但小说反映了作者二十多年来亲眼目睹的生活现实，溶入了作者的痛苦、困惑、思索和追求，在十年“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劳教农场的典型环境里，出现了那么多怵目惊心的现象，存在着那么难以置信的黑暗面，这一切又是合乎逻辑的，是特定历史的产物。这是个棘手的题材，带风险的命题。作家写了它，提出了问题，也作了他的回答。反映的分寸、深度是否恰当，艺术手段是否有成就，自然有广大读者去鉴定，但作家的创作劳动，表现了他对历史的责任感，也表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信心和热情，首先应予肯定。

作品写了几个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命运。作为极“左”思潮的畸形儿和受害者，他们有的先是狂热地进行打砸抢，后

来又卷入了流氓集团，干起他们“横扫”过的勾当，最后进了劳教农场；有的人原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娇子，朝夕之间，又成了带罪的专政对象；有的人娇生惯养，幼稚懦弱，经受了种种凌辱欺压，经历了流离颠沛，终于在生活磨炼中坚强起来。十年动乱中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在历史的浪潮中受到了淘洗。这些小青年进入了中年，他们经历过磨难，也成熟成长起来，终于迈入了人生的正道，去着手治疗心灵的创伤，从事新生活的建设。小说从独特的角度写了另一类红卫兵的生活道路，这是与知青上山下乡为题材的“知青文学”平行的文学作品，为人们展示了生活底层的另一个世界。

建筑工人的儿子林建国，是全书的中心人物，是社会生活中的群众自发“领袖”。他和李爱国、陈卫国是“四同”兄妹，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在同一医院出生的新中国同龄人。他们是红旗下长大的青年，原先充满着对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风云变幻的政治运动，完全改变了他们玫瑰色的生活。幼稚的青年卷入了复杂的政治斗争，思想搅乱了，性格扭曲了。他们也风云一时，干了不少错事坏事，后来又遭到了种种不幸的待遇。在他们手持红宝书、挥舞着皮鞭的时光，哪想得到后来的命运？林建国坚毅好强思维敏锐，有组织能力，有正义感，本来是个有为青年；后来由于种种力量的驱使，成了流氓团伙的头儿，偷钱包、吃二馍、打砸抢、和女流氓鬼混，直到进入劳教农场。作品塑造了这个独特的艺术形象，他的一些好的思想素质和才干，如正义感、上进性和他的组织能力，使他在各种场合下都是头儿；在红卫兵团里，在流氓集团里，甚至在劳教农场里，都是众人心目中的首领人物。作者写了他的胜利和失败、奋斗和挣扎，写了他的恋爱经历，写了他的“二进宫”（两次劳

动教养),描绘了这个人物的生活道路的悲剧性,也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悲剧性。我们感谢作家为文学之林增添了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一形象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历史的现实。

监狱和劳动教养场所,本是集中形形色色人物的所在,在这里出现种种黑暗丑恶的现象,原可想见。而在极“左”的口号下,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各种凶残、蛮横以至卑鄙无耻的活动,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遗留物的保护伞。国家举办劳动教养的原意,本是改造教育犯有过错的人员。而在法纪破坏、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什么都乱了套,在社会的那一角,人性的丧失或扭曲,演出了种种惨剧,蒙受冤屈的人,犯有过失的人、思想品质低下的人,社会渣滓,都圈到了一起。而整个社会为政权的安危进行着剧烈的斗争,当局无暇顾及下面发生的一切,人们呼唤人性的恢复,要求人性的尊严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是一种历史的呼唤。作家对人性的解释,人们也许有不同的意见,但作家揭示的极“左”肆虐、封建愚昧为害等事实,正是中国人民所要彻底铲除的。

小说从北京德胜门外的劳动教养收容所,写到茶淀、团河两个劳动教养农场,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劳教情况,反映了其中的若干弊端,提出了健全法制,以促进社会改革的问题。作家指出的过去时期劳动教养可由单位领导决定,缺少法庭的核实检察和申诉辩护,劳教的待遇和判刑相同,有时候还不如犯人,教养期限有若干主观随意性,正当申诉和不犯罪的混淆,会造成冤屈等等,确是过去未为人们所重视的。这里有法制不健全的原因,有工作人员素质不佳或任用非人的原因。作家感同身受,痛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小说中塑造的刘云峰、陈志骞、宋亦兵等劳教警官,是司法队伍

中革命正气的体现，也是作家呼唤民主法制的理想形象。小说的后半部描写了团河农场揭开教养值班员为非作歹问题的斗争，描写了农场进行民主管理、改革劳教管理工作，都是真实生动而确有现实依据的。在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的巨大热情和对司法改革的期望。这么一部尖锐题材的作品，从一个方面让人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听到了生活前进的脚步声，应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作家吴越，是一位在逆境中取得成就的文学工作者。他原是早慧少年，中学生时代，就发表过不少小说；五十年代，从事过文字改革的研究、世界语（Esperanto）的推广工作，后来被错划为右派。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劳改农场生活中，经受了种种磨难；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他以顽强的毅力悄悄地从事文学创作。生活遭遇的曲折、并未使他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对祖国的挚爱。恢复工作以后，他积极面向未来，一面认真完成本职编辑工作，每年编发上百万字的书稿，一面每年都要写作几十万字的文学作品，以巨大的精力和热情，夺回失去的时间，完成了《括苍山恩仇记》等多部作品。他常说“什么苦日子都过来了”、从来不提过份的待遇要求；自奉薄而成效高，历坎坷而志弥坚，是难得的长处。吴越高高兴兴地自称是通俗文学作家，不以为卑下，也不摆架子；为了国家昌盛和百姓的安乐，他以清除封建主义的历史遗留为己任。平易、勤勉、顽强追求，这就是吴越性格。作为最早的读者和同事，写了如上不成熟的感思，以表示对他创作劳动的感佩和尊重。

周 明

1988年9月21日

目 录

序.....	周 明
--------	-----

上 册

第一章 乱世英雄的覆灭

一、夜抄“红卫兵接待站”	1
二、拘留所第一天	9
三、小地瓜儿许文英	41
四、婆子与妻子之争	87
五、审判庭上下内外	124

第二章 法外之法的劳动教养

一、收容所的日日夜夜	176
二、初进教养大院儿	242
三、罪恶的渊藪	263

第三章 半自由生涯

一、山东探亲	318
二、破罐子破摔	337
三、地震复苏了人心	345
四、走私者	364

第四章 在自由的天地中

一、大展宏图	397
二、难化的冰	408
三、冤家路窄	413

下 册

第五章 在“严打”的名义下

- 一、二进收容所..... 421
- 二、兵分两路..... 443
- 三、败诉进团河..... 454

第六章 不肯受招安的叛逆

- 一、一场交易..... 462
- 二、功过罪错..... 472
- 三、各显身手..... 498
- 四、何去何从..... 519
- 五、被迫脱逃..... 530

第七章 败子应走回头路

- 一、联袂蹲点..... 538
- 二、苦口婆心..... 551
- 三、初战告捷..... 565
- 四、乘胜前进..... 587
- 五、一次测试..... 600
- 六、“豺狗”之心..... 611

第八章 教养队在前进

- 一、接见新风..... 620
- 二、悲剧·闹剧·活剧·喜剧..... 635
- 三、干部联席会议..... 647
- 四、在摸索中前进..... 657
- 五、申诉失败之后..... 666
- 六、教养队里的婚礼..... 677
- 七、大团圆..... 692

后 记..... 712

第 一 章

乱世英雄的覆灭

一、夜抄“红卫兵接待站”

在北京市朝阳区与通县之间，有一个小小的村子，叫作马店。说它是村子，其实并没有多少户人家。靠马路边的一所小四合院儿，是这个村子最大也是最古老的建筑。它的前身，原是一家车马店，专门接待赶着大车或牲口进京做买卖的车把式和小商贩。店老板是个姓马的山东人，开的又是车马店，来往的客商们都管这家小店叫马店。日久天长，马店就成了这个小村子的村名了。

解放初期，这家车马店的生意还很兴隆。五十年代中，货运大卡车越来越多，赶着大车轰着牲口做买卖的客商却越来越少了。马老板的生意不佳，又赶上要公私合营合作化，就把大车店给关了，改为油盐酱醋烟酒杂货店，专门供应本村这十几户人家和过路的车辆行人。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来以后，本村的红卫兵也来抄过马老板的家，不过没抄出什么名堂来。事隔一年以后，忽然来了一帮城里的红卫兵，从马老板的床铺底下抄出一张齐脖子撕成两半儿的毛主席像来，于是反动小业主不许再住在首都北京，由红卫兵出面向公社要来了马老板一家的户口，解回山东原籍监督劳动去了。一所有七八间房子的小四合院儿，从此成了红卫兵的联络站。大串联开始以后，这里又成了单身红卫兵接待站，

专门接待从东路来京串连的单身红卫兵。

这里，大门口斜插着一面极大的红卫兵大旗，红底黄字，迎风招展。大门里面，进进出出的都是身穿旧军装、腰系宽皮带的青年男女，最大的不过二十来岁，最小的才十六七岁。

这里白天只有几个人，一到晚上可就热闹了：有时候开庆祝会，烟雾腾腾，酒气熏天，杯盘狼藉，大呼小叫；有时候开斗争会，皮带飞舞，拳脚交加，连打带骂，也是大呼小叫的。当时是红卫兵的天下，不是红卫兵的村民们，连接待站的大门也进不去，门里面到底庆祝什么，批斗什么人，四邻的村民们，根本不知道。

其实，这个单身红卫兵接待站是假的。住在这里的“红卫兵”，有的半真半假——也就是说：他们曾经是红卫兵，可现在不是了，至少本质上不是了；还有一些人，则从来就没当过红卫兵。比如说：现在正跟站长林建国睡一个被窝的田春英，就是个从山东来的、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当上红卫兵的女中学生。

这个假的红卫兵接待站之所以要设在这里，并非偶然。五十年代初期就住在北京的人总还记得当时发生的“管庄事件”。管庄，地处朝阳区与通县之间，建筑工程部有一个下属单位设在这里。结果，这里的治安，建筑工程部不管，朝阳区不管，通县也不管——名为管庄，实际上是个三不管地区。于是这里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变成了流氓横行盗贼蜂起的自由世界。马店的情形和管庄差不多：同属边界地区，村子又小，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了公检法系统，派出所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内部忙于夺权斗争，根本顾不上这个一向平安无事的小村子。再说，当时红卫兵见官大三级，连民

警也让他们几分；既然是红卫兵的接待站设在这里，派出所的民警干脆来都不来了。所以说，这里是最安全、最妥当的地方，要不是内部有叛徒出卖，在这里设据点简直是万无一失的。

这个接待站，目前一共住着十六个人，八男八女，正好八对儿。其实他们只是这个团伙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人住在城里，另立山头。林建国刚来这里当站长的时候，这里男男女女的挤了二十多个人，林建国怕树大招风，就分了十来个人到城里去另辟根据地，以免万一被破获的时候会一网打尽。因此，他们习惯地称这里为“总部”，而把城里新辟的根据地称为“据点”。

已经是半夜里十二点过后了，但是在这里，很少有十二点以前睡觉的先例。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们，白天在外面游够了，听来看来的一肚子新闻和小道儿消息，要在晚饭之后互相交流，党中央、毛主席发布的最新指示，也要在这个时候弄懂吃透，以便活学活用，随机应变。实在没得可谈，大家就分作几摊儿甩扑克，非到困得睁不开眼睛了，才各回各的房间去睡。

住在这里的八男八女，实际上是非正式的八对儿。马老板的小四合院儿，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一共是七间房间：东厢房两间，一间做了伙房，一间做了储藏室，西厢房两间和正房两间早在马车店时代就是打通了的，如今改作接待站，正好各安一排统铺，名义上是一铺睡男，一铺睡女，但是关上了大门之后，两排统铺上，可就是男女混居了。住在这里的青年男女，当然都是彻底的性解放者，林建国没来之前，这里是一个群婚制小社会：也就是说，今夜甲男和乙女在一起睡，丙男和丁女在一起睡，到了明天夜里，

就是甲男和丁女、丙男和乙女在一起睡了。高兴的时候，双方四面说好了，上半夜到下半夜就可以交换。这种“游戏”，他们的术语称之为“推磨”。林建国来这里当站长以后，推行新政，制止了推磨的游戏，谁是谁的“婆子”，基本上定了下来——当然并不完全排斥因为无法相处而进行的适当交换或打乱了另点鸳鸯谱。但是因为房间只有两大间，不可能一男一女单占一间房，所以直到今天还是一张统铺上睡三四个“对儿”。大夏天的，睡觉不怎么遮东西，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天天夜里不过十二点不睡觉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为接待站的“站长”，作为这个哥儿们团伙的“龙头大哥”，林建国在这里享有特殊的权利：拥有自己的一间房间。他的这间“办公室”兼卧房，坐北朝南，是三间正房中的一间，屋里靠窗还保留着一盘小土炕，看样子那是马大掌柜的住房。这时候，林建国正和他的新任临时夫人田春英双双仰卧在土炕上。

林建国白天奔忙了一天，上炕以后又跟田春英温存了一阵子，这会儿脑袋一挨着枕头，就有点儿迷迷糊糊的了。田春英背着“黑帮子女”和“狗崽子”的牌子从山东来北京告状，告来告去，一个还不满十八岁的黄花闺女，如今竟当上了压寨夫人，而且居然还是自觉自愿的，变化之大，速度之快，确实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现在半赤裸着身子，躺在这个说是丈夫实际上又不是丈夫的男人身边，虽然时间已经过了半夜十二点，却还浮想联翩，一点儿睡意也没有。

田春英在黑夜的微光中睁着两眼想心思，忽然发现窗户外面亮光一闪，接着大门口和房上都有了响动。她隐隐觉得有点儿不大对头，正在犹豫要不要叫醒林建国的时候，窗户上又亮起了一道道手电筒的亮光。这一回，她可再也不犹豫